

一隻雞蛋激起千重浪，掌聲與噓聲震耳欲聾，那一刻，我心裏有話未能講：如果，特首與財政司再一次舉行諮詢會，我一定會向他們說：「撥款資助藝術評論」。如果要訂明資助金額，我希望是1.5億元。

政府去年宣布的施政報告，撥款1.5億元培訓藝術行政人才，促成本地藝術發展。如果我們現在目的是藝術發展，我們的未來目標就是藝術的持續發展。藝術發展成功與否，在乎台上的藝術家，台後的藝術行政，還有台前的藝術評論，缺一不可。今年的施政報告理應更進一步，水到渠成，撥款培養藝術評論人才，與行政人的資助平分春色。沒有評論，行政人員很難為藝術定位。說得粗俗一點，股票經紀也要靠信貸評級機關和股評人，跑馬也要讀賽後檢討吧？為什麼藝術就夠膽死無演後評論的？二十年前，演出之後多數有評論，今日無評論可讀，大家竟然習以為常。

勝過千言萬語

英美出版的藝術行政書總有介紹「推廣藝術」的方法：寫宣傳稿、製作宣傳片、找廣告贊助等等，都難不倒本地藝術行政人，有一招外國板斧，見了就望門興嘆——Get Quotes。像翩娜·包殊烏珀塔爾舞蹈劇場（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）在香港藝術節公演的《死而復生的伊弗格尼》，宣傳刊物就載有法國《費加羅報》（*Le Figaro*）的美言：「包殊忠於文本，更忠於音樂。她編出純美的動作，恢宏的戲劇張力」（「Pure beauty of movement and great dramatic intensity. Bausch is true to the text and, better still, to the music」作者譯）。短短兩句引文，觀眾在單張一看，勝過千言萬語。相比之下，要為本地舞蹈家宣傳，找幾句像樣的就艱難了，有稿費也難覓水準高的評論人，更何來評論摘要？我們不能託詞說，頂級藝術大師才配有藝評人，包殊的創作風格得以在四十年內由小眾成為主流，身邊的評論人尤亨·施密特（Jochen Schmidt）居功至偉，他一直研究並觀察包殊的作品，創作人與評論

人並肩幾十年，方可創造歷史。

想像一下，香港幾十萬元的製作，六個月籌備，四個月綵排，三場現場演出過後，連一篇有質素的評論也無法流傳下來。人家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我們為香港辯護，便說每年演出數目有幾多，藝術節又有幾多，但人家問到：「怎麼不見得有什麼新聞或評論？」我們啞口無言。以舞蹈為例，香港在世界舞壇沒有代表作品，本地編舞的風格變化，沒有評論可循，觀眾無法追隨，失卻長情和有觀賞經驗的忠心擁護。藝術家自己也缺乏藝術評論來觀照自己，變得我行我素，患了失語症，搭路去外國交流、巡迴演出，也無法以客觀方式介紹自己的風格。

資助長遠製作

藝術評論摘要都拿不出，怎樣交流？更遑論拓展市場和推廣香港文化。香港的專業藝評人少，刊登藝評的大報也正在減少，有人質疑藝評人對藝術界的貢獻，鼓勵政府將資源投放在藝術製作，卻疏忽藝術評論的專業培訓和藝術評論雜誌的資助。有人更質疑藝術評論是主觀判斷，與藝術作品無關，似二次創作，不是藝術分析。但是，現在比任何時代更需要藝術評論人，因為藝術作品沒有了藝術評鑑，政府就只能以金錢和觀眾來衡量。貴價買來的藝術品就好嗎？大型藝術館的藏品一定比小藝廊的優異嗎？藝術節的星級節目總比小型創作震撼人心嗎？

藝術行政人不一定是藝術家，卻比觀眾更需要藝術評論的滋養。評論出了，他們要先睹為快，務求掌握要旨。沒有藝術判斷的行政人，缺乏美學意識和品味判斷，容易被市場風氣干擾，趨於媚俗和短視，更無法游說政府，資助長遠製作。香港大小團體無法發展出主流文化和次文化的分流，香港的藝術形象，往往模糊不清，停留在幾十年前外國人給予的刻板中國印象，例如《紅樓夢》的賈寶玉cross-over紅衛兵，這種煮鶴焚琴之事，有藝術評論知識的行政人，事前就會大呼不妙，犯不着引來其後的政治干預。

藝術行政靠評論

沒有文字介紹，靠自己看出個門路來。



■沒有藝評做往績參考，何來節目推介？

圖片：Diamond Geyser